宋元學案

草廬學案表

吳澄 程徽庵、戴泉溪、程月巖門人。雙峯再傳。勉齋、宏齋、南溪三傳。晦翁、清江四傳。象山私淑。

- 孫當
- 元明善
- 虞集
  - 陳旅 附師傅古直
  - 王守誠
  -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 劉霖
  -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烏本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祝仲蕃 友

貢師泰 —— 鄭桓 別見師山學案

鮑恂

藍光

夏友蘭

袁明善

黃極 —— 子讀

李本

祖粲

父伯源

從父季淵

李棟
朱夏
黎仲基
王彭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溍
解觀
黃忠
潘音

趙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尋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包希曾

熊本

父韶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張理

道園講友

王科——子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子集 見上草廬門人

並草廬講友

孛朮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歐陽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奎——子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父士贍

黃澤——趙汸——倪尚誼

附李覯之

武恪

並與盧同調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草廬學案

祖望謹案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黄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于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

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淸從學于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

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于愛其父母愛其兄弟于此擴充則為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為之事而為之是謂戕賊其義于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為是某事之為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閒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見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

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眞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卽二氣二氣卽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汙壞

此堯舜之聖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淸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

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爲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

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

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

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

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

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堅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

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于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于自褻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誠然後無愧于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眞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于心從何而前聞犬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傑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昭昭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于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

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

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敎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

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儕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儕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竢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

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離夢而爲覺否則雖當對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愼獨苟能是始可爲眞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敎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

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尙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于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

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后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卽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

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二卷今存 以上易序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爲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並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羞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

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旻頎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卯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脫稾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

第也姚江黃棃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㸃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爲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

士雲林作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惜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尙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閒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脫誤顚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

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

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幷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

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

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

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
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爲甚大也
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
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
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
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
變風强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
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
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
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
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分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駮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

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

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倂以刊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

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旣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

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

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

而不敢道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敎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

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藏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顚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戴戴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

裂顚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亥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閒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盡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尙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

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

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閒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

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

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邵庵之父也嘗爲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淸爲友伯淸稱其文淸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曾參政子翬歐陽

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 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茲仲兵部侍郎晉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即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爲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爲雍公行狀以先生爲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爲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井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 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 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 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一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

為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模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

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閒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

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漑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嘗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漑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耶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

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黄氏補本錄入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辯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

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于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 象略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于異而自異 辯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 元年春王正月辯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

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筆削本旨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

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卽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

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廢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

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幷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 辯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 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

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元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咸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 都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

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邱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

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幸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

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幸子孫以其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 辯趙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illegible]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

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旣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着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

王室也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上戴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幽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辛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

人爲之賦淸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頑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者此其後聽者旣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頃王之世當晉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尙論其世也詩說

梓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黄氏補本別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無之以楚望爲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爲江西儒

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命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陽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草廬家學 雙峯三傳

廉訪吳先生當

吳當字伯尙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旣歿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朶歹方駐兵于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搆爲飛語謂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方公牘先至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

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六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稾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淸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爲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淸河郡公謚文敏初先生爲江西省掾吳草廬講于郡學先生問以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送李擴序

雲濠謹案先生自題其稾曰道園學古錄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稾十二卷在朝稾二十四卷歸田稾三十六

卷方外稾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袁清容爲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暉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昭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三覲仁宗于

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樓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 附子實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實字仲璐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翃稱樂安四傑明永樂間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 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楝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畫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服中日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濟軒表其墓父伯源爲寧都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楝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爲之記楝父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刻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兵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暘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于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蘄黃盜起嘗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圃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圃集十卷謝錄入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黃尋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子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溥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稾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滑

皮滑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歷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尚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歷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鋟諸梓又言寫

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覲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舉寫覲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㞯

黃㞯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尚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襄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爲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

受業其門爲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溍

黃溍字㬥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于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冑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別見静明寶峯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峯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謚之曰文忠補

熊萬初先生本　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㓜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潛軒藏熊天傭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轂或折輩行爲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閒論古文尚書疊疊

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攜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卽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儀

丁儀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手編金闈彝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荼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黃晉卿所爲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子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即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貢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泳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予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孛术魯先生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偏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

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善而愼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雲濠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于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晚年屏迹

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爲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其門人倪尚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黃氏補本錄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敎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敎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

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

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

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
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
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
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
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
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
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
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𨽻乎內者
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
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
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

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

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

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荆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

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是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

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為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

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别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博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

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于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寖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襃貶實錄二端然尙襃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

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羣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譏者亦具

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爲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爲
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
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辯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幷失其案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　雙峯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　附師傅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
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
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
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 補

李先生擴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 並見草廬門人

衆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別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鈎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間書載先生嘗從杜淸碧于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

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ㄨ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ㄨ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ㄨ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ㄨ坎七離八合十ㄨ震七巽八合十ㄨ艮七兌八合十ㄨ河圖洛書相為經緯ㄨ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ㄨ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

正之體也以乂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回以方局圓回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乂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敎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

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圖方變用之圖出矣圖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反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

趙氏門人資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齋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義例貫以平日所

閩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終